



## 當呼吸化為空氣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同學

雖然阿公已經去世多年，但我仍時常回想起他。

在日治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阿公，說實在的，並沒有什麼知識分子的模樣。傳統大男人主義，完全置家裡妻小不顧，唯一的優點或許只有一口流利的日語和漢語，在戰後幫忙國民政府翻譯了不少文件。這樣或許講得太高大上，其實就只是一份養家的公務員工作吧了。

我對於阿公的身世其實並不太了解，只曉得他是家裡長子，小時候玩相撲常被日本孩子欺負，受過高等教育，兩位叔公跟他感情並不太好。會偷拿阿嬪的錢，跟她大概三天吵一次架，很早就「隱性」離婚(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但完全沒有交流)，一打聽到有不錯的工作機會便會趨之若鶩，但沒有眼光，做什麼大多都是失敗告終。我爸爸念高職第一天早上要出門時，阿公才曉得我爸有繼續就學。以上種種的原因，都讓我難以尊敬這位長輩。但出於某個原因，在他去世多年以後，我仍時常回想起他。

阿公這一輩子最特殊的經歷大概是去越南投資，教人種香菇。姑且不論他是在要出發前一星期才告知全家，放我阿嬪一人在基隆造船廠工作，以及我爸跟阿伯，不到十二歲的兩人獨自在鄉下生活。這確實是很有趣的一次經歷，據爸爸回憶，阿公當時已經寄信寄錢回來要阿嬪帶著小孩去越南找他。信上的照片是當地地主與阿公合影，地主敬畏地站在阿公身後，而阿公驕傲地坐在畫面中間的椅上，這或許是阿公這輩子最神氣的時刻。至於後面因為越戰，只帶著簡單行李倉皇逃回臺灣，這段我阿公生命中最驚險的時刻，我並沒有聽過我爸或是阿公提起。這段故事，估計我爸也不敢問就是了。

這段經歷也時常在家族聚會上提起：「要是沒有越戰，或許阿公就會變成富甲一方，我們全家也就變成越南華僑」。當然以上多只是半開玩笑地討論，對於阿公在越南有沒有私生子，我們似乎還討論地比較熱烈。

小時候對阿公的印象是一位愛買玩具、慈祥的長輩，但隨著我年紀增長，以及阿公中風後每況愈下的身體，在怎麼驚鈍的我，也開始感覺到阿公糟糕的脾氣，以及疾病所帶來的照護壓力。終於，在一次誤會下，阿公用狠毒的話語咒罵我媽，也正式和我爸撕破臉。隨之而來是超過十年的不見面，以及親戚間的流言蜚語。十來

歲年紀的我，對於阿公的印象，也就停留在跌倒在地，因中風而站不起身；以及某日午後，站在床旁，思索午睡的阿公還有沒有呼吸這兩個畫面。

再一次見到阿公是多年後的某次過年，說真的，要不是他叫著我的名字，眼前這個發福，滿臉皺紋的老人家。雖然印象裡的相貌已經模糊，但絕對與眼前之人難以吻合。而且不曉得是否是因為太久沒見面，阿公也把我跟另外一位堂弟搞混，對著我講了許多不是我回憶裡的事，尷尬的我只能勉力地應著。那天讓我最印象深刻的，除了阿公的外貌變化，大概就是要離開時，終於擺脫尷尬吸的那一大口氣。

那一次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活著的阿公。

在一年後某個寒冬早晨，媽媽打開房門，說阿伯早上醒來發現阿公倒在洗手間，現在送去急診。一路上跟爸爸沒有多說什麼，奇怪的是我沒有太多的驚訝或是著急，畢竟一個高齡男性，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高血脂，以及曾經中風過的病史，在寒冷的冬天凌晨從溫暖的床上要去廁所，這些全都是腦血管中風的危險因子。而爸爸似乎也沒有太多的驚訝或是著急，方向盤和油門仍是熟練地運著作，但不曉得是不是我的錯覺，爸爸的車速似乎比平常還慢了一

點，或許是不確定前往醫院的路，又或許是知道著急會出更大麻煩，所以才略微減速前進。

急診發生的事在這裡就不贅述了，我想跟一般人所遇到的大同小異。但進去急救室看阿公最後一眼時，我驚覺過了一年，阿公又以驚人的速度老化，蒼白無血色的臉龐更凸顯歲月砂磨的粗紋。我又想起那個午後，站在床旁，思索午睡的阿公還有沒有呼吸。當時調皮的我還想拿衛生紙蓋在阿公臉上測試有無起伏，現在護理師則做了我那時想做的事，蓋上白布，胸廓和口咽沒有任何起伏。

喪禮在阿伯們跟堂哥的安排下順利地進行，在這樣有條不紊的情形下，我反而覺得我們這些後輩像是舞台劇的演員般，何時該祭拜、何時該誦經、何時該請人誦念、別人來上香時該做什麼，我們都一絲不苟地完成，如劇本般地演出。

在除夕那天的早晨，在靈堂祭拜完，爸爸與我站在殯儀館外的便利商店休息，這時我們注意到遠處一位和尚一手拿著引魂幡，另一手拿著遺像；身後一位媽媽拿著黑傘，另一手搭在五歲左右小男孩的肩膀，而小男孩雙手環抱著捧斗，雖然勉力地拿著，但步伐卻是穩穩地邁進。雖然這一行列只有三人，但他們所經之處，眾人都如摩西分海般地讓開。注目的眼光參雜許多同情，點點的雨滴似乎

是上天的眼淚，但這對母子並沒有留下一滴淚，仍昂首邁步地前行。就當他們要走到我們身旁時，我問爸爸：「要不要幫他們拿或是撐傘擋雨？」

「那也是別人家的事，讓他們自己面對」爸爸原先似乎要說什麼，腳也往前一小步，但片刻後縮了回來，等到他們經過後，爸爸才緩緩說出這句。這句話雖然殘酷，但何嘗不也是說給我們自己聽的。天地不仁，不因什麼除夕這種團圓日子就停止死亡，不多帶走，也不多留。

「喔，他過世了喔」對於阿公的死，阿嬤大概是最冷靜的人，跟自己吵了大半輩子的人突然走了，某種程度上也很難有什麼太大的情緒起伏。在出殯法會那天，患有帕金森氏症，雙足不良與行的阿嬤，那天可以在不用任何人的攙扶下，祭拜阿公，想來也不可思議。只可惜從阿嬤不斷退化的身體，以及逐年嚴重的失智症下，我很難有機會明白阿嬤到底是抱持怎樣的心情看待阿公。

封棺前的最後一眼，阿公的外貌在化妝師的修飾下，著實年輕不少，而且一點病容也沒有。當然你要解釋成佛祖解決了他身上病痛，帶去西方極樂世界也可以。

火化的煙塵並不會飄散出來，而是被密麻的管路收集集中於中央的處理廠。但看著阿公火化的棺槨，我似乎看見阿公身體內，最後一縷的呼吸，被約束在身體內最後一絲的空氣，隨著身體的分解，慢慢地從肉體拘束中散出，重新回歸空氣的懷抱。而至此，生命消亡，我也以為，與阿公的緣分，也隨著呼吸化為空氣之時而結束。

若干年後，在一次逛市集時，發現了一個象棋盤，棋盤上有不少花紋，外觀上也有許多坑疤，無處不透漏著被使用過的痕跡。此時一幕幕的畫面飛閃而過：小時候跟阿公下棋，放水讓我贏。那些畫面讓我意識到，阿公即使在怎麼糟糕，終究也是有慈愛的一面。想到這裡，一滴斗大淚珠滑落，那是我在喪禮上不曾體會的感覺。與阿公緣分，也並未隨呼吸化為空氣之時而結束，而是進到我的感覺，同化為我的一部份。

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的循環，死亡終究是會降臨在那些你所愛之人，或是愛你之人，因為對於亡者有許多放不下的感情，所以希望透過各種儀式來表達感念，協助亡者走完最後一里路。在許多宗教、傳統習俗交織下，雖然表達沉重的思念，但這些繁文縟節卻造成了喪家的忙碌與疲累。雖然這些儀式背後都有其義，但也都疲

倦所稀釋，在那當下已品嚐不出當中的酸苦。只有在一切塵埃落  
定，呼吸真正化為空氣之刻，才能體會當中的悲歡離合。